

年后从赣州返回香港,新年的余味还很浓,大街小巷贴着春联和福字,与内地任何一座城市没有分别,放假归来的人们都露出喜气洋洋的笑容,多日寒冷的天气仿佛也晴朗了许多。我留恋于家乡饭菜的滋味,想在这异乡的闹市找寻一份独特的记忆。辗转在新奇与传统并存的红磡街头,我发现了世界上几乎所有为人称道的美食。

下楼只需行过斑马线,就是一条步行街。街首是日本料理、台中汤面,还有一家湘菜馆,虽然辣味欠缺,但对于口味偏淡的香港人来说也算特色。继续前行,西式快餐、法式糕点,还有颇受好评的“三送饭”,也就是自选三个菜,只需三十元。绕过拐角,进入黄埔商业区,意大利餐、泰国菜、韩国烤肉、粤式茶楼,各色小吃,应有尽有。藏于深处有一家山西刀削面,物美价廉,声名在外,门口总是大排长龙。我吃过一次加臊子的刀削,山西的同学告诉我,加西红柿炒蛋的刀削才算正宗。自然,家乡的东西只有本地人才有发言权,也只有在本地吃才算是真正领略。

作为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、影响最为深远的民系之一,客家人无疑创造了辉煌的饮食文化,尤其是在香港这样人文荟萃、多元交融的都市,想一品客家风味必定是能得偿所愿的。不多久,我便寻得了这样一个地方。这里并不是闹市区的中心,而在远离大道的小巷,牌匾上书“围屋里”,下面小字写着“用心做好客家菜”。我不由得走进去,店铺不大但很整洁,一面墙上画着客家围屋的彩绘,旁边还有客家文化的文字介绍;另一面墙则是菜品展示,招牌菜是三杯鸭、酿豆腐、客家小炒鱼、黄酒焖猪手。每个桌上除了菜单外,还摆着两罐调味品,一罐辣椒酱,一罐霉豆腐。我暗暗称奇,连霉豆腐这种客家秘制而不轻易示人的压箱底美食都能做出,想必店家绝非等闲之辈。

因为还没到饭点,店里顾客不多。店主是一位精神矍铄的大伯,方正脸,短胡须,双鬓已花白,他拿着菜单朝我走来,开口就是粤语:“雷猴,食咩野?”我摆摆手,表示听不懂粤语。他好像来了兴致,带笑着问:“内地来的吧,是学生吗?”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让我感到诧异又亲切,我点头示意。店主见没有其他顾客,便在我对面坐下,我们聊了起来。很快,我就知道原来他的父母也是内地人,二十世纪中期从大陆来到香港,从此定居异乡。不知是



问君何得此悠然,偷得浮生几日闲。春节是很多人一年中最长的假期,难得卸下工作和生活的重担,轻装上阵,看日光街来安闲。我时常喜欢坐在家中,看阳光从窗户外射进来,把明亮宽大的房间映照得诗情画意。盆景上的叶子闪着微光,空气中有温柔的灰尘舞动的痕迹,就这样看着自己的影子被拉长——一幅和谐的生活画卷,就这样铺展开来,仿佛摹画着未来的梦。原来,长大了的我们都渴望找到一片简静素净之地,哪怕只是一时一瞬也好,这样才不会让自己的年华随波逐流。

整晚的烟花,喧闹了无数无眠者的耳朵。我站在窗边,看一朵一朵的烟花绽放,然后又止息。夜已经深了,一些梦着的人依旧梦着,醒着的却不知自己是梦是醒。于是就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春节里,我又看到了那些眉清目秀的人和事。那些儿时的玩伴已经长大成人,都有了各得其所的生活。不知他们会不会偶尔想起一段一段共同的美好记

赣港客家情

□自鸣钟



对故土难以忘怀,还是客家人的身份唤起一些回忆,他的父母开了这个饭馆,而今有了传人。虽然他在香港出生长大,但家庭的教育让他明白自己属于何方。“你是客家人吗?”他问我。显然,能找到这里来吃客家菜的,多半是肯定的答案,我也不例外。

两个客家人相见,一个是远离故土几十载的二代移民,家乡早已幻化为言传身教的记忆;一个是暂别旧国未几的出游学子,新年的团聚和美好就在昨日。虽然同为异乡客家人,这个“客”字在我们心中的含义想必是大异其趣。“我的父母是从广东梅州迁出的,你来自哪里?”他开始问我籍贯。当听到我说我是江西赣州人时,他的眼里顿时透出一股光亮,他用一种惊诧的语气继续追问:“江西赣州?你真的是江西赣州人?”他的声音突然变大,神情中带有一丝焦急,似乎在害怕某种珍贵的东西会失去。我肯定地点点头,他的神色慢慢缓和了下来。

店主给我续上一杯茶水,向我解释了其中的缘由。他的父亲是广东梅州人,但他的母亲却来自江西赣州,和许多普通家庭一样,他的母亲主要扮演了教育抚养者的角色,从小就告诉他有关故乡的往事和客家人的历史。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,加上与来往饭馆的特定人群的广泛接触,他的心中刻下对赣州、对客家文化的一种深深的痕迹。“我们店名叫围屋里,你看这墙上的彩绘,就是我母亲家乡的客家建筑,她是凭着自己的回

忆想象出这幅图画。”说完,他的眼神沉溺于墙上的建筑久久不能移开,我看着这个年逾六旬的老者,他微蹙着眉头,仿佛想在画作中寻找什么,于是循着他的目光往墙上看,客家的围屋是多么古拙浑厚啊,一代又一代客家人在这里团聚生长,从这里走向远方,也支撑眼前这位老者心中对母亲、对故乡美好眷恋的力量,是无数客家人散了又聚、别了再逢的精神纽带。

“我去过一次赣州,那是在2004年。”他从沉思中醒来,转过头对我说。这源于一项历史悠久的活动,1971年首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香港举办,旨在增进客家情谊,展示民俗艺术,随后于世界各地轮流开展。2004年,第19届世客会落户江西赣州,他借此契机重回故土。由于身体原因,他的母亲没能同行,出发前曾叮嘱他务必游览客家围屋,很遗憾,紧张的行程并没能留下空余的时间,关于围屋的想象,他只能在母亲的回忆下幻化为这一墙浓浓的色彩。而今,母亲也成了回忆,他的眷恋留在这家小馆、这面墙壁,也留在我们这些偶尔到来的“娘家人”身上。说完之后,他长舒一口气,好像卸下了许多压抑,接着脸上挂起微笑,问我吃些什么。我都快忘了现在已经是正午时分,门外有顾客正朝里走来,我要了一份小炒鱼,他便到前面招待去了。

小炒鱼的味道果然正宗,霉豆腐也跟我小时候的感觉别无二致,“用心做好客家菜”,不是所有地方都配得上这块招牌。我再次凝视墙上的绘画,高耸的围墙展开巨大的怀抱,将整个社区紧紧地靠拢在一起,就像一位英勇的母亲在保卫自己的孩童。而那些横排竖立、错落有致的房屋,彼此间也互为犄角,全盘照应。正是这样的建筑风格,孕育出客家人坚韧果敢、团结友爱的精神特质,也是这份对乡愁的执着,将我们的传统文化长久地继承下来。

不久前,一位朋友告诉我,第32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定于2023年在江西龙南举办。这将是赣州第二次承办世客会,经过20年发展的故土早已今非昔比,而龙南的客家围屋更是远近闻名,这样的机会不容错过。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店主大伯,他的反应极为热烈,当即允诺适时赴赣,共庆盛会,饱览家乡山水,一睹客家风情。我想,两个城市的距离,不在于道路的远近,而在文化的认同和民众的联系。赣州与香港的距离,因为无数像我们这样的“客家游子”,被不断地拉近,直至拥抱在一起。

日子

□谢芳 诗画

就像那些采摘过的向日葵
戴在头上
就像那些争夺过的蟋蟀
飞入草场
就像那些客家果子
装满衣裳
就像那些过家家
娶过的新娘

心有童真
日子,便不会沧桑

晚上可以用一带月光轻抚你的脸庞。”这样深情诚挚的诗句,任哪个铁石心肠的人看了都会有所触动,何况,我们并非铁石心肠之人,所以,看着便耳红心跳,陷落进去。由此又想到自己,结婚前夕,你写了首诗作为新婚礼物送给我:“闲情迷音乐,逸致醉文学,爱梦山携手,暖春花衬叶,冰融晓香芸。”很感谢你的心意,也感谢你一路温暖体贴的陪伴。我知道,生命中的很多东西,会随着时间一点一点黯淡,唯有被爱的目光镀过金的日子,才会在岁月的深谷里永远闪着光芒。

我趴在书桌上写下一段文字,一写,便又是一个好像与世隔绝的夜晚。好久都没有找到这样一种沉静的感觉了,仿若流水沉到海底暗自流动,自有一种巨大而缓慢的力量在沉淀。前段时间总是为各种事情忙碌,此刻获得一份内心的幽然清宁,觉得甚是幸运,从而感激——生命永恒的意义就是不断地消亡和新生,就像手掌中的时光一样。所以,无论如何,我们都要做一个有梦的人。



雀梅争春 汤清 摄

花间可问道

□范剑鸣

青枝绿叶,红花素手,高低错落,左右点缀,经过一番摆弄穿插,就构成一幅漂亮的花艺作品,令人赏心悦目。在瑞金城区一座古旧的祠堂内,人们看到刘佩群的花艺作品,往往极为吃惊,平凡的事物经过妙手摆布,居然生出新鲜而陌生的美感。刘佩群将这个交流花艺的工作室命名为“花间问道”茶室。

茶室择地择人,风雅为邻,同样令人赞叹。居于向阳古祠偏厦上厅的天井边,一张茶桌,几盆花草,一方木栅,隔出一处艺术的空间。它与画家、书法家的书院同在一片屋檐下,而书院的室内装饰,自然也是花艺的展示。诗人布衣在书院与一众文人墨客雅集时,特意为题茶室赋诗一首:“花在山野,也在心中/一枝独开,是孤寂/一丛怒放,是热闹/花间有道,容颜易老/唯美值得裁剪,值得你/一爱再爱”。由此可见茶室的魅力和花艺的影响。

花间问道,感人不只是妙手,还有那经历苦寒的如梅身世。从侍弄花草的卖花姑娘,到传道授业的花艺名家,刘佩群像一枝傲然绽放的花朵,在人生道路上战胜风霜自立自强,在创业大潮中展现独特的巾帼风采。

选择花艺,缘于刘佩群的爱好。她由于家境穷困,16岁早出去往外省打工,在流水线勤苦多年,仅能维持

探访井坑

□谢瑞洪

近日,景气和畅,日暖映斜,我与友人探访定南县历市镇의井坑村。

至村口下迳,远远便望见村道旁鳞次栉比的栋栋别墅,在竹林的掩映下,它们犹如书卷,又似石林,仿佛剪影,使村庄焕发出迷人的魅力。

往里走千米,便至新屋、移民、新阳小组,这里的村民过着一蓑烟雨事农耕、日种脐橙夜绩麻的田园生活,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,已人均有一亩果园了。每到脐橙飘香的季节,满山遍野金灿灿,脐橙走向四面八方,远销粤港澳。

之后,我们沿东江源大道,过井坑新村安置地、下围、细岭,不一会儿便行至半坑新围。村庄四周,溪水激石,冷冷作响;好鸟相鸣,嚶嚶成韵。突然想起这里的故旧,恍若一

生活。后来爷爷中风病倒在床,她就萌生返乡创业的想法。她从小酷爱养花种草,回乡后在瑞金城区一家花店做学徒,后来到崇义自立门户开花店,经营得不错。她和妹妹自小随爷爷长大,面对爷爷的期盼,她决定回瑞金创业。刘佩群精心考察了一下插花市场,瑞金竟有42家花店。怎样才能脱颖而出?要资源与人脉,更要有技术过硬。刘佩群仔细斟酌,决定先去进修,只身奔赴广州、台湾、上海等地学习。2016年,她成功考取广州市人社局颁发的“插花员”等级证书。学成归来,她顺利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。

人生如花朵,自强更芬芳。2019年,刘佩群获得了创业贷款,开始做大自己的插花事业。连续几年贴息贷款扶持,更是让她的技术找到用武之地。艺术无止境,她满足于当一个花店老板,为此她继续提升自己,先后获得了中国传统插花和现代插花双学位。2021年,她获得瑞金首批“花艺类专家”高级技能人才职业资格证书,她的工作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高端消费者,花店从30平方米扩展到146平方米,带动就业8人,培训插花人员2万余人次。

一枝独放不是春,愿使鲜花满红都。随着事业的蓬勃发展,刘佩群开始谋划插花艺术的社会推广。她在幼儿园开展“插花艺术进校园”教学,在图书馆开展“亲子插花分享”活动,到中小学校与老师分享插花授课,与银行VIP会员分享插花艺术,应邀到外地指导开设插花课程……从创业谋生,到服务社会,从开店创业到传艺授业,刘佩群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,那就是以花育人,用花育心。

回眸来路,感恩在心。刘佩群说,要是没政府帮扶,她的花艺梦不可能这么圆满。现在有了一点成绩,她会尽最大努力去回馈社会。巧手芳华,人间值得。刘佩群不断为社会传递爱的花枝和美的种子,用花装饰社会,用花点缀世界,用产业报效家乡。

觉江南梦,往事如昨日。出新围,旋至围和。围和,意为围内之人和睦相处、互帮互助、亲如一家之意。这里土沃田肥,水源丰沛,草木茂盛。20世纪80年代,围和的杂交水稻制种特别出名,当时仅制种育苗,就让乡亲们脱离贫困,渐渐富裕起来。

穿过公路,又至村部所在地虎山。热闹的村办公室里,乡亲们正喝着茶,议着村里新一年的发展大计。忆往昔,看今朝,件件难忘的事涌上心头——新中国成立后,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,井坑村的村办企业:鱼塘场、泥木组、蔬菜组、茶场、远耕队等亦得红红火火,尤其是200多亩的鱼苗培育,更是最主要的副业。时至今日,许多年轻人仍继承了上辈养鱼的手艺,成为新时代农村致富的领头人。每到春水初生、鱼苗初盛,春风十里的鱼苗上市季节,那一幅幅水乡村卖鱼苗的生动画图,醉了十里八乡,醉了乡亲们。

笑谈间,至坳心、坳上。站在狭窄微隆的坳岭上,但见三三两两的老人、小孩在宗祠门前聊天、玩耍,勤快的姑娘侍弄着房前屋后的菜地,男人们则在鱼塘里放水捞鱼。篱笆上几只小鸟飞入菜地,掠过鱼塘啄上几条小鱼。祠堂四周的墙壁上,张贴着家风家训、奖学助学简报、楷模荣誉证书、优秀学子榜等,是村民重教兴学的最好佐证。

井坑如一泓甘泉,流过天荒地老,流过村庄,流进人们的心田。

奔跑的幸福

□皖心

列车,在深秋里逼近,山川河流,纷纷退后。

G492高铁上,我临窗而坐。这样,透过宽大的玻璃窗,可以看到疏密有致的山水,和一册被秋风装点的江南。

火车吹着长笛,扑进山野、河流、村庄、城市,秋风在旷野里涂抹着浅红嫩黄深紫翠绿的色彩,阳光掠过江面,闪着银晃晃的光芒。我缩在舒适的软椅里,茶雾飘着安闲与惬意,在我脸前袅袅而过。母亲用微信追问到达时间,我把车次及时间发过去,思绪却回到从前。

应该是十年前吧,也是这样的季节,那时赣州市红旗大道的落叶,比北方还厚,我坐着摩托前往赣州火车站,排了半天队,才买了张全程站票。火车载着嘈杂,咣当咣当地从天亮跑到天黑,又从天黑跑到天亮,到达时,母亲已在秋风里等了几个小时。相拥时,我看见母亲眼里挤满了雾水。我端着委屈对母亲表明,以后尽可能地少回来,母亲心疼地点点头。可当我陪着母亲在小区里走动时,每遇见熟人,别人还没开口,母亲就说:“这我小姑娘,回来看我的。”有时别人只是客气地问她吃饭了没,她更是抬高嗓音说:“这不,小姑娘从大老远的地方回来过年,非要带我走走呢。”话里话外,分明就是要别人和她一起分享相聚的快乐,而我,却连挤一列火车的勇气都没有。

好几次,在梦里,我都在追赶一列奔跑的火车,那辆火车不是晚点,就是人太多挤不上去,好不容易挤上,却没有插脚的位置。这样的梦,每到节假日,就在脑海里越演越凶,越演越烈。

有人说,这个世上所有的爱,都是为了相聚。那些年,母亲对人描述最多的场景就是:“小姑娘那个地方发展不好,火车又少,回来一趟,太难了……”于是,我不再以往居住的古城为荣,不想带远道而来的同学去拍那条有着长长青石板灶儿巷,不愿再到建春门码头上看一座浮桥的前世今生,不会自豪地说起红旗大道和福寿沟的故事,一座城市的内在与美好,就这样被我压缩在时间的缝隙里。直到有一天,当我站在新区自己所住的高楼上,对着落地的玻璃窗,看天空湛蓝、白云如雪,城市向外伸展的姿势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雄鹰,掠过城墙的绵延悠长和三江的波澜壮阔时,我才知道,所有的伤感,都显肤浅,光阴里永远藏着我们所不知道的 secret。城市的崛起和蜕变,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密码盒,扑棱棱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——四通八达的动车轨道,曲折蜿蜒的城市高架,四季花香的生态公园,方便快捷的大型超市,精致时尚的繁华商场,让我不止一次扑进画面,搜寻着无限感慨的词语,一切,都变得那么不可思议。赣州开通高铁的当晚,母亲深夜那通电话,像儿时听过的夜小曲,从遥远的霓虹中传来:“下次回来,我坐公交到高铁站去接你。”我知道,那一刻,她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雀跃,即便她不说,我也能感觉到。

十年,对我而言,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范畴和概念,还有跟着城市发展奔跑的经历。紫荆花盛开的一个春日,我告诉母亲,赣州至武汉的航班开通了,从家里出来,15分钟高架,若上午出发,午饭是一定能赶上的。如今,我还真喜欢上了这奔跑的感觉。